

## 楔子 穿越尋爹

無論天氣如何，每日早上秦婢月總要給莊子四位主人翁的房間換上鮮花，首先自個兒的、接著外祖父、再來弟弟、最後娘親，正好可以順道留下來陪娘親用早膳。往常進了娘親的院子，就能聽見娘親跟紀嬤嬤、林嬸閒話家常的熱鬧聲，可是今日靜悄悄的，她心一凜，不由得加快腳步進了堂屋，見到紀嬤嬤擔心的守在隔開內室的屏風外，不時探頭往內室查探。

「嬤嬤，怎麼了？」紀嬤嬤不只是她的奶娘，也是她弟弟的奶娘。

見到秦婢月，紀嬤嬤好像獲救似的道：「姑娘可來了，夫人彷彿失了魂似的坐在床上喃喃自語，無論我如何喚她，她都不應。」

秦婢月將手上的花束交給紀嬤嬤，快步走到床邊在床沿坐下，輕柔地握住母親的手問：「娘，怎麼了？是不是作惡夢了？」

半晌，秦芊芊終於回過神，反過來激動的抓住女兒，「婢兒，你爹沒死！真的，他還活著，他要我去找他！」

「好，可是，娘總要告訴我上哪兒找爹。」

略微一頓，秦芊芊不確定的道：「我曾聽你爹提過威武侯府。」

「威武侯府？」

「十五年前，我跟你外祖父他們上山採草藥途中遇見你爹，當時他身受重傷，性命垂危，我們將他揹回來，他便在我們莊子住下來。我們三番兩次打探他的來歷，他皆道已無家可歸，想留在我們莊子上幹活，若外祖父覺得他值得，便給他月銀。我心生憐憫，遂求你外祖父允他留下來。他很勤奮，懂的事很多，還會上山打獵，後來我們互生情意，他便向你外祖父求親，主動表示願意入贅，你外祖父因此同意我嫁給你爹。」

「爹一定很喜歡娘親。」

秦芊芊唇角揚起甜蜜的笑容，「他入贅秦家，從此成了秦家的人。可是也因為如此，四年前朝廷徵丁服兵役，凡家中有兩個男丁以上，年齡在二十至五十之間，徵役一人，你爹才會上戰場。」

換言之，若非他入贅秦家，秦家就只有一名男丁，不必出丁服兵役，而他也不會戰死沙場。

「我們成親之後，你爹偶爾會提起過去的事，可以聽得出來他出生高門大戶，可是他不受爹娘看重，過得很失意，有一回他不經意地問我是否知道威武侯府，我當然不知道，他說威武侯府是隨著太祖皇帝一起打下江山的功臣，可惜後代子孫再也沒有一個能像第一任侯爺那般有勇有謀，如今不過第三代就沒落了，在京城已經淪為三流權貴。」

秦婢月很快就聽明白了，「若非關係很深，爹不會無緣無故提起威武侯府，而且好像在說自家的事。」

秦芊芊點頭道：「正是，可是我知道他不願意提起過去的事，便不敢多問。」

「既然爹已入贅秦家，就是想跟過去斷得一乾二淨，娘問了，爹也不會說。」

「是啊，你爹答應過我，他會平平安安回來，我相信他。」

「上了戰場，生死不由人。」

「不！」秦芊芊堅定地搖搖頭，目光充滿了哀求，「婢兒，妳爹在夢裡對我聲聲呼喚，叫去找他，我相信他必然活著，只是因為某種原因無法回來。」

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一直待在這小莊子也不能做什麼，我會答應章三姑娘的請求，以丫鬟的身分進靖國公府照顧章三太太的身子，趁此機會看能不能調查些什麼。」莫名其妙穿越來此，取代原主以來，她一直享受秦家豐沛深厚的愛，如今能為這個家庭做點事情，何樂而不為？再說了，好不容易有人願意給她機會行醫，她怎能不好好抓住呢？

這事說起來也真是巧合，隔壁莊子是靖國公府三太太的陪嫁莊子，莊子管事的媳婦一直沒有懷孕，她好心幫忙調理身子，助她在去年懷孕並生下一個胖兒子。她的醫術終於被認可了，不過僅限於婦科，然而對她而言這已經不容易了，畢竟她如今只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，不再是那個有十年經驗的醫生。

昨日聽聞此事，秦芊芊就一直惦記著，或許因為如此，夫君昨夜再次入夢，而且比以前更為強烈，聲聲呼喚著她，她心都痛了，自責自己為何如此輕易相信官府的消息，夫君明明跟她說過戰場上消息混亂，有人說是戰死了，後來卻活著回來了。

「章三太太的宮寒之症可治嗎？」

秦婢月點了點頭，「只要好好調養，生上三、四個也沒問題。」現代女人四十歲生孩子多的是，而章三太太不過三十歲。

「可是，妳的容貌……」

「易容就好了。」第一眼見到原主的容貌，她看傻了，從前見過書上提過女子肌膚欺霜賽雪，如今終於見識到了，真的一點也不誇張。

這樣的容顏若為千金之軀倒也無妨，可若是個奴婢，那可就不妙了。當然，她不是真正的奴婢，沒有簽賣身契可以說走就走，不過醫術傳家的秦家不過是因為治病救人建立了名聲和人脈，若遇上了不講理的權貴之家，一腳就可以踩死他們。平日不得不出門時，她都是蒙著面紗，等到了靖國公府，她又不能成日蒙著面紗，即使蒙著面紗也不能保證可以藏住真面目，因此還是易容可靠些。

「易容？」

「臉弄黑一點，再補上一個胎記，保證沒有人想多看一眼。」秦婢月不可能解釋易容其實是一種化妝技巧，只能道：「這事很簡單，娘不必擔心。」

「讓妳當丫鬟伺候人，這會不會太委屈？」

「這一點娘就更不必擔心了，章三姑娘不會真的將我當丫鬟使喚。」

「章三姑娘要妳以丫鬟身分進國公府給章三太太調理身子，就是不想教人知道妳是大夫，其他人自然當妳是丫鬟，更何況妳是外來的丫鬟，在府裡沒有靠山，誰都可以欺負妳。」

「這一點我會提醒章三姑娘，絕不會讓自個兒受委屈。」她從不是任人欺負的人，更別說她有醫術傍身，對付人的手段多著呢，只是醫術是用來救人，不是用來傷人，若非不得已，她不會出此下策。

秦芊芊還是有些不放心，「娘會不會太自私了？」

「不會的，我希望爹還活著，因此這事一定得查。」

「娘相信妳爹還活著。」

雖然秦婢月一點信心也沒有，但是此時此刻只能用力點頭，「是，娘就放心將此事交給我，我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。」

## 第一章 假扮婢女

當丫鬟真是一點自主權都沒有，即使是一個沒有簽賣身契的丫鬟，主子叫妳半夜爬牆，妳就要半夜爬牆；主子叫妳半夜沾了一身泥巴，妳就要半夜沾了一身泥巴……除非，妳不想幹了。

「三姑娘究竟想找什麼？這個百草堂足足占了國公府四分之一大，白日我們一寸一寸翻看，少說也要半日，此時夜色籠罩，僅僅靠著月光看，就是花上一個月也不見得能將此處翻找得一清二楚，而且有可能東漏一塊西漏一塊，畢竟不能一一做上記號。」秦婢月覺得自個兒不是真正的丫鬟，有問題就提出來，應該可以容許吧。

章清蘭知道秦婢月是對的，趁著月黑風高想摸清楚百草堂裡種了什麼草藥實在很蠢，可是她對秦婢月認識不深，不敢冒險說出實話。

秦婢月清楚章清蘭的想法，章清蘭相信她的醫術，但對她的人品沒有信心。她可以理解，不過覺得很可笑，當章清蘭帶著她這個丫鬟潛入百草堂查看草藥時，她們已經站在同一陣線了。

「若是找著了，我不就知道了嗎？」換言之，章清蘭想隱瞞是沒用的，她早晚會知道，除非找不到。

頓了一下，章清蘭小心翼翼地道：「我想查看這兒有沒有烏頭。」

秦婢月微微挑起眉，「這兒應該沒有烏頭。」

章清蘭聞言一怔，「為何？」

「烏頭喜歡溫暖濕潤的氣候，必須選在海拔……我是說，必須選在高平地。」秦婢月刻意一頓，看了章清蘭一眼，才接著道：「那玩意兒最好小心一點，有劇毒。」章清蘭恨不得咬掉自個兒的舌頭，怎麼隨口一挑就是個有劇毒的？

秦婢月眼珠子賊溜溜的一轉，一邊留意章清蘭的反應，一邊慢調斯理地道：「若是我猜得沒錯，無論這兒是否能種植，像是烏頭、鉤吻、馬桑、雷公藤、半夏……這類草藥，這兒都不可能有。」

章清蘭微微一僵，「這是為何？」

「這些都有毒啊，若是有人誤食，這個百草堂的草藥豈不是用來謀害人命，而不是救人性命？」

「這兒是國公府的禁地。」言下之意不會有人誤闖此地，要不，她何必半夜偷偷摸摸潛入此地？再說了，若非秦婢月的迷藥，根本過不了看門狗那一關。

「也對。」秦婢月停了一下，方才又道：「若是如此，這兒倒是可以種植半夏。」一聽到她的目標，章清蘭忍不住問：「這兒可以種植半夏？」

秦婢月點點頭，「半夏好用，燥濕化痰，降逆止嘔，消痞散結；外用消腫止痛……」

「我對這個沒興趣。」章清蘭連忙舉起手打斷她，「夜深了，我們趕緊回去。」夜早就深了好嗎？秦姍月起了玩心，「姑娘真的要回去了？說不定我錯判了，這兒偏偏能種出烏頭。」

章清蘭顯然很錯愕，有些不知所措的道：「妳怎麼反反覆覆的呀？」

「我太過武斷了，凡事都有例外，就好比我萬萬沒想到繁華的京城藏有這麼一大片草藥園，如同進了深山似的，這兒若是有烏頭也是不可能。」

「……我不要了。」章清蘭孩子氣的咬牙切齒。

「真的不要嗎？我已經知道姑娘要找烏頭，我的速度就可以加快……」

「我說不必就不必，走了。」章清蘭轉身往外走。

「三姑娘妳走慢一點，小心摔跤……」秦姍月驀地輕打了一下自個兒的嘴巴，真是烏鵲嘴，因為三姑娘果然摔跤了，而且姿勢真醜。

章清蘭輕聲咒罵了一句，回頭瞪著秦姍月，「妳還在那兒發什麼呆，趕緊過來扶我起來啊！」

秦姍月可不想摔跤，慢慢走過去將章清蘭扶起來，當然，她很識相的閉緊嘴巴，免得某人惱羞成怒，而章清蘭也很有默契的閉嘴不再提此事。

她們一離開，不遠處的梧桐樹上，在此作客的閻子驥懶洋洋的道：「靖國公府還真是個有意思的地方。」

章連誠深感困惑，「為何我從來不知道府裡有這麼一個狡猾的丫鬟？」

「你眼睛只看能救人治病的草藥，府裡丫鬟能教你記住的不是病了，就是死了。」章連誠同意的點點頭，可是下一刻又覺得此論不對勁，不過他一向懶得琢磨，轉眼拋到腦後。「我剛剛也想了許久，才想起那位三姑娘是三哥唯一的女兒。」

閻子驥給予他讚許的一笑，「真是了不起，還想得起來。」

章連誠差一點從樹上栽下來，他都忘了這個傢伙的嘴巴很壞。

閻子驥突然轉移話題，「你這兒可有半夏？」

「當然有，你不也聽見了，半夏很好用。」一頓，章連誠接著道：「這兒有毒的也不是只有半夏，還有牽牛、南星……」

「所以，你是怕有人誤食才制定『閒人勿入』嗎？」閻子驥打斷道。

「這是其一，最重要的是這兒都是寶，還是救人性命的寶，豈容閒人亂闖？」

「你那位姪女要半夏何用？」

「她要烏頭。」

閻子驥嘲弄的給了他一個斜眼，「當主子的如此輕而易舉被一個丫鬟詐出實話，確實很丟臉，可是你睜著眼睛說瞎話更丟臉。」

「……烏頭也好，半夏也罷，她不至於拿來毒死人吧。」

「是嗎？」三更半夜尋找有毒的草藥，若不是害人，難道是救人嗎？

「小丫頭一個，何來深仇大恨，犯得著冒險下毒謀害人命嗎？」章連誠自認為此言太有道理了，刻意挺起胸膛，可是反而襯得他有一點氣虛。

閻子驥不以為然的嘴一撇，「這是靖國公府的事，與我無關，只是提醒你，可別暴露我的行蹤。」名義上，此時他應該奉皇上之命悄悄去了燕州，確定詐死的謹

王是否被豫親王藏在那兒。換言之，他不可能在京城，即使那對主僕不認識他，也不能教她們察覺到他的存在。

「我還不曾見過靖國公府有如此大膽的老鼠，竟敢摸黑闖進這兒，誰都知道我這兒養了三隻兇狠的獵犬……對了，我都忘了那三隻獵犬，她們是如何越過牠們的？」

「兇狠？我看牠們只會裝模作樣，還跟主人一樣不喜歡動腦子……這個問題根本不值得傷神，她們敢摸黑溜進來這兒，勢必有對付獵犬的策略，我比較在意的是，今日她們的目的未能達成，必然還有下一次。」

「她們一溜進來，你的人就會察覺，更別說我那個桃花林是一座迷宮，她們想穿過桃花林發現你絕不可能，除非，你刻意走到她們面前暴露自個兒的行蹤。」

「你沒聽見剛剛那個丫鬟說了什麼嗎？凡事都有例外。」

「那你想如何？」

「她們想看，就讓她們堂而皇之的進來瞧個仔細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禁止閒雜人進入百草堂，是擔心有人不小心破壞你救人性命的草藥，派人盯著不就沒事了？」

章連誠微瞇著眼睛瞅著閻子驥，「你在打什麼主意？」

閻子驥很不屑，「不過是兩隻老鼠，還是兩隻弱不禁風的老鼠，我隨手就可以捏死了，值得我打主意嗎？」

「是啊，不值得你多看一眼的兩隻老鼠，可是，你何時變得如此好心？你這是幫著她們登堂入室。」

「你不認為將小偷放在眼皮子底下更好嗎？」閻子驥可不會承認自個兒就是壞心眼，喜歡看人家熱鬧。

「若是能夠來個人贓俱獲當然好，但是萬一小偷的本領太高了，這豈不是變成引狼入室嗎？」章連誠確信他居心叵測。

閻子驥嗤之以鼻，「不是說你的百草堂花樣很多，難道還會怕兩隻老鼠？況且，即使她們真有本事從這兒偷走半夏，那又如何？你不是說小丫頭一個，何來深仇大恨，犯得著冒險下毒謀害人命嗎？」

章連誠差一點又從樹上栽下來，這傢伙真的很懂得拿人家的話反擊，他這會兒也只能咬牙切齒道：「我突然同意她們進入百草堂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」

「雖然你的腦子向來中看不中用，但不至於笨到無藥可救，連這點小事都安排不了。」

若非長年在外遊歷，受了大長公主極大的恩惠，章連誠真想撕爛他的嘴巴。

「放心，我會安排妥當，沒有天衣無縫，也不會漏出破綻。」

閻子驥終於正眼瞧他了，「我拭目以待，千萬別教我看笑話了。」

秦婢月喜歡上學，覺得比起在職場衝鋒陷陣，跟人家爭得你死我活，當學生實在

太輕鬆了。

當然，這可能與她是一塊讀書的料子有關，考試從來不是壓力，上學的心情自然輕快。總之，她認為學習是一件樂事，自然樂於每日跟著章清蘭去書齋讀書，不過，若是這位負責教學的沈娘子能夠上點更有趣的東西，那就更好了。

沒想到她念頭剛起，沈娘子就說要去戶外教學——這是秦姍月的用詞，至於沈娘子的說法嘛，是姑娘們理當認識草藥，因此接下來幾日會帶她們造訪百草堂，由四爺的藥童親自為她們解說。

「這會不會太巧合了？」章清蘭不是個傻的，當下就查覺此事不對勁。

「是啊，巧合得令人毛骨悚然。」秦姍月的口氣更令人毛骨悚然。

章清蘭冷不防的打了一個寒顫，忍不住瞪人，「妳幹啥說得如此可怕？」

秦姍月正經八百的反問：「難道三姑娘不覺得可怕嗎？」

章清蘭又打了一個寒顫，懊惱的低斥道：「秦姍月，妳存心嚇我嗎？」

「如今我坐在三姑娘這艘船上，我可不願意三姑娘翻船。」她不認為嚴肅看待此事有何不對，尤其是這種明顯有人在算計的情況。

章清蘭神情一凜，「我不會翻船，也不能翻船。」

秦姍月的目光一沉，有故事哦。

「妳們主僕竊竊私語說什麼？」二房的二姑娘章清寧靠過來。

「敵人」來襲，章清蘭的反應一向很快，「二姊姊知道我對花花草草沒興趣，見了百草堂就頭暈，正埋怨著呢。」

秦姍月不著痕跡的挑了一下眉，二房和三房不和？

章清寧邊聽邊將目光轉向秦姍月，隨即像是受了什麼驚嚇似的往後一縮，一臉噁心的道：「妳這個丫鬟生得可真醜！」

「若非她，當初遇到野狗攻擊，我只怕是死路一條。」為了讓秦姍月進府當丫鬟不遭人輕待，章清蘭只好給她添上一筆「救命之恩」提高分量。也因為如此，她處處將秦姍月這個「福星」帶在身邊，丫鬟們才不會覺得奇怪。

「說起來妳還真是命大。」

「老天爺憐憫良善之人。」章清蘭頓了一下，刻意看了章清寧一眼，「所以啊，人的心地最好善良一點，不要老想著算計別人，小心天打雷劈，二姊姊同意嗎？」

「……這是當然，我先進去了。」章清寧的表情變得很不自在，急匆匆轉身往前走進百草堂。

見狀，秦姍月又微微挑一下眉，越來越有名堂了。

章清蘭沒好氣的瞪著秦姍月，壓低聲音道：「妳想變一張臉，抹黑就好了，何必弄出一個胎記？還有，眉毛塗那麼黑、那麼厚，看起來活像個凶神惡煞，人見人嚇，鬼見鬼怕，哪有丫鬟的樣子？」

「丫鬟有固定的樣子嗎？」秦姍月無辜地眨著眼睛。她也不想將自個兒搞成這副德性，可是當丫鬟的醜一點，比較可以降低別人的敵意，何況她又是空降部隊。而事實證明，因為她太醜了，其他人看她就是個笑話，對她幾乎沒什麼防備，以至於她走到哪兒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，也因此很快就能掌握靖國公府的情況。

靖國公有四個兒子，皆為嫡出，不過除了老大之外，其他三個皆為繼室所生，也就是如今的老夫人。兒子中最受寵的當然是老么四爺，最不得老夫人歡心的是三爺，因為三爺不聽話，堅決不納妾，以至於只得了三姑娘這個女兒。

老夫人對三爺不爽，但受罪的卻是三太太，這正應了一句話——女人就喜歡為難女人。難怪三姑娘一聽見她善婦科、可治不孕之症，顧不得她只有十四歲，急忙帶著母親到了陪嫁莊子找她把脈。

章清蘭舌頭打結了，可是又委屈極了。雖然丫鬟沒有固定的樣子，但她這副德性真的很醜，她如何能頂著這張臉還比別人更自信張揚？

「三姑娘很快就會見識到我這樣的容貌有多大好處了。」秦婢月用下巴努了努百草堂，「我們已經遠遠落後了，三姑娘還是趕緊進去吧。」

章清蘭的注意力立即被拉回來，「妳要緊緊跟著我，別亂跑。」

秦婢月額頭差點出現三條線，究竟是誰該緊緊跟著誰呀？

之後，主僕倆一前一後進了百草堂，雖然到此一遊過，可是當時視線不良，不同於此刻看得一清二楚，教人看了兩眼閃閃發亮……不對，只有秦婢月看得神魂顛倒。對一個醫者來說，這兒根本是個大寶庫，如何能不被百草堂迷住呢？單單看到眼前這一片草藥田，不難想像章四爺的藥材房肯定很有看頭。

她喜歡跟著味道走，此時聞到最愛的桃花香，想到了桃花釀，兩隻腳自動自發的跟著移動到了桃花林外面。

「這個百草堂真是太稀奇了，竟然還藏了一座桃花林。」秦婢月舉起腳步，可是剛跨出去又縮回來……不對，這個桃花林不對勁，為何每棵桃樹看起來都一模一樣？

她有一項厲害至極的才能——從相同的東西中找出相異點，換言之，她可以從兩棵看似相同的桃樹裡找出不同之處，可是，現在目光所及的每一棵桃樹竟然都毫無差異！

若她一時不察走進去，說不定就會走不出來了。

可秦婢月反倒覺得鬥志被挑起來了，無論如何，她一定要進去一探究竟……

「我終於找到妳了！」忽然間，章清蘭從後面拉住她，「要妳緊緊跟著我，結果妳還是差一點將自個兒搞丟了。」

「我聞到桃花香，忍不住過來瞧瞧。」

「妳不可以進桃花林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章清蘭沒好氣的賞她一記白眼，「先前在百草堂外面時，妳沒聽見四叔的藥童特別提到桃花林，桃花林後方是四叔最珍貴的藥材房，為了避免有人誤闖，桃花林養了毒蛇，一旦遭毒蛇咬了，無藥可救。」

秦婢月卻壓根沒在聽，自顧自的道：「妳看看，這個桃花林是不是很怪？」

章清蘭仔細看一眼，再看看秦婢月，得了一個結論，「在我看來，妳比桃花林還古怪。」

秦婢月很有自知之明，三姑娘覺得她很怪這很正常，因為她還沒有完全融入這個

時代，「既然我比較古怪，妳就不用害怕這個桃花林，我們進去瞧瞧。」

「不行，這是四叔重中之重的禁地，我可不想得罪四叔。」

「妳那位四叔很了不起嗎？」

「我四叔的醫術連皇上都認可，皇上還尊稱四叔『小神醫』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皇上又不懂醫術。」哪能判斷誰是真的神醫？

章清蘭突然有種自找苦吃的感覺，怎麼會提議讓秦姍月以丫鬟身分進國公府呢？以她這口無遮攔的程度，隨時都能惹禍上身。

「三姑娘別瞪我，我明白，皇上是否懂醫術無妨，重要的是皇上金口玉言。」秦姍月也知道今日不是探險的好時機，還是當個聽話的丫鬟吧，「不瞧就不瞧，走了。」

章清蘭不得不說秦姍月這個人很怪，卻有男子的見識，實在不像出自上林村那樣的地方，反倒像是權貴之家特別培養出來的姑娘。

用了用頭，章清蘭拋下腦中亂七八糟的思緒，趕緊提起腳步追上去。

黑子白子交錯在棋盤上，不難看出手談雙方皆從容不迫，無意在棋盤上爭輸贏，只是當成樂趣玩玩。

「三日後我要去一趟燕州，此行至少一個月。」章連誠實在不想將客人獨自丟在這兒，可是跟北夷的商人約好了，他得去治病以換取北夷珍貴的藥材。

「你想要北夷的藥材，為何不向皇上開口？」雖然閻子驥也不想求助皇上，皇上這個人很善於利用機會索討好處，可是章四手無縛雞之力，去燕州路途遙遠，多有危險，實在沒必要為了藥材如此冒險。

章連誠搖了搖頭，「我可不想跟皇上打交道。」

「你可與太后打交道。」雖然這與皇上打交道相差無幾。

「我意外救了太后，太后有緣成了我的病人，我對太后有無法推卸之責。」章連誠無拘無束慣了，叫他進宮當御醫，見後宮女人鬥來鬥去的嘴臉，天仙般的人兒都鬥成了醜八怪，他可不願意。可是，一旦成了他的病人，就是龍潭虎穴他也不會拒絕走進去，這也是他一直沒有中斷跟北夷商人交易的原因，其中就有他的病人。

「如今有太后護著，皇上不會為難你，可是終有一日皇上還是會叫你進宮當御醫。」閻子驥還沒見過比皇上更有耐性的人，要不，十幾年來尋不到謹王的下落，皇上早該放棄了。再說，他相信謹王府的那場大火不是為了詐死，而是謹王不想讓自個兒落在皇上手上。

「你不必擔心，太后留了懿旨給我。」

「太后倒是真的護你。」

「我可是太后的救命恩人。」

「既然你非去燕州不可，那我派四個人跟著你。」

「謝了。」章連誠在這種事情上頭絕不客氣，閻子驥的人個個都是高手，靖國公

府派出十個也敵不過人家一個，他當然不會死愛面子婉拒。

這時，閻子驥的暗衛首領趙英走過來，一一報告今日暗中查探的結果，「章三姑娘並未出手竊取半夏，不過，她們在桃花林外面徘徊了許久。」

「你確定那個丫鬟也沒有動手偷竊？」閻子驥根本沒將章清蘭放在眼裡，真正狡猾的是她身邊那個丫鬟。

「沒有，她對桃花林更有興趣，而且看出桃花林很古怪。」

閻子驥饒富興味的挑起眉，「這個丫鬟有點本事。」

常人看見桃花林只覺得美不勝收，直到走在其中繞不出來方知這片桃花林大有玄機，不過，那已經太遲了，而這個丫鬟竟然從外面就可以察覺到不對勁，這真的不簡單。

「原本她想闖進來，可是章三姑娘攔住了。」

「知道這兒古怪還想闖進來？」

「章三姑娘還提醒她這兒養了毒蛇，遭毒蛇咬了無藥可救，她根本沒放在心上。若非章三姑娘攔著，她肯定闖進來了。」

「這隻老鼠膽子可真肥！」待在這兒的日子太無聊了，他逗著老鼠玩玩也不錯。見到閻子驥眼中閃爍的光芒，章連誠連忙提出警告，「閻明璿，你可要好好保護我的藥材房，不要等我回來時，藥材房全空了。」

閻子驥不屑的瞪他一眼，「若你的藥材房如此容易搬空，你索性守著藥材房。」

「那個丫鬟沒本事搬走我的藥材房，但她若是個帶路的呢？」

「百草堂是皇上賜給你的，就是豫親王也不敢在此作亂，誰有這個膽子？」

「……總之，你別冷眼在一旁看笑話不管事。」沒錯，當初皇上為了答謝他對太后的救命之恩，在靖國公府周邊弄一塊地方給他種植草藥，鬧得滿京城的人皆知此事，而百草堂的匾額還是皇上御筆親題，確實沒有人敢在這兒作亂。正因如此，他未曾在此安排侍衛，只有三隻獵犬守門，幾個藥童專侍草藥。

「我有如此壞心眼嗎？」

「有啊。」

略微一頓，閻子驥百般不願的道：「我確實不喜歡管閒事，可是竊賊在我面前為所欲為，這是對我的羞辱，我豈會容許？」

章連誠豁然開朗，「我倒是忘了，笑話可以看，但是尊嚴更重要。」

「往後我可能還要借住百草堂，我不會讓百草堂出事。」閻子驥目光掃了一下棋盤，「認真下棋。」

章連誠拿起一顆白子落下，整個棋局的局勢瞬間變了，緊接著黑子落下，攻勢凌厲，一來一往再也不見先前的隨興，而是恨不得痛宰對方一頓，不過，再看他們臉上的神情，兩人都很開心。

秦婢月不是一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人，尤其在這種奴婢生命很不值錢的時代，凡事冷眼旁觀方為上策，可是她還盼著透過章清蘭接觸威武侯府，又眼見章清蘭成日

憂心忡忡的失神，顯然正在琢磨著如何給某人下毒，只可惜任她如何旁敲側擊，章清蘭一點口風也沒漏出來。

不過，她不是坐以待斃之人，更別說章清蘭如今進出頻率最高的就是廚房，而下毒往往從吃食下手，用點心思打聽一下很快就有線索了。

「聽說二太太喜歡吃鷓鴣。」秦姍月對著又在發呆的章清蘭道。

身子一僵，章清蘭緩緩的將目光從窗外移向秦姍月，不自在的道：「二伯母喜歡吃鷄鴣與我何干？」

秦姍月身子向前一傾，用只有兩人聽得見的音量道：「鷄鴣喜歡吃半夏。」

章清蘭驚愕的瞪大眼睛，半晌，她轉向大丫鬟春晚，「妳去外面守著。」

春晚應聲退出房間。

「三姑娘很驚訝我如何知道是嗎？我可不是只懂得草藥、做吃食，我也懂得跟別人打交道，從別人那兒打探消息。」頓了一下，秦姍月自顧自的又道：「即使三姑娘可以順利透過鷄鴣將半夏送進二太太的口，可是三姑娘應該沒有想過，二太太若沒有長年食用鷄鴣，想要藉此毒死二太太很難，再說了，此毒不難解，先用生薑解毒，再以清熱解毒方劑扶正固本，相信大周有許多大夫都知道。」

章清蘭怔愣的說不出話來。

見狀，秦姍月輕嘆了口氣，繼續充當老師教導她，「若三姑娘想藉毒取人性命，就必須下別人無法解的毒，最好無色無味能溶於水，服用之後，即便仵作解剖屍體也不容易發現異狀、找到死因。」秦姍月又停了一下，一副沒什麼大不了的接著道：「這個我很擅長。」

章清蘭真是嚇傻了。

秦姍月見了搖搖頭，試著引導她靜下心來思考，「三姑娘根本沒這個膽子，又何必冒險謀害人命？妳們有不共戴天之仇嗎？還是說，她不死，妳就活不了？難道沒有兩人可以共存的解決之道嗎？」

章清蘭有些不知所措的緊咬下唇。

「三姑娘與我相識不深，對我心存疑慮這是當然，可是三姑娘願意將三太太的身子交給我調養，何不試著再對我多點信任，說不定我能成為妳的助力。」

章清蘭看著她好一會兒，支支吾吾的道：「我……作了一個夢。」

秦姍月突然生出一種很熟悉的感覺，穿越成秦姍月之後，她有時會懷疑上一世只是一場夢……難道章清蘭也是？不，若是如此，她並非真正的章清蘭，她與二太太何來深仇大恨？還有一種可能，章清蘭是重生？

緩了一口氣，秦姍月狀似輕鬆的問：「什麼夢？」

「李大夫斷定我娘得了宮寒，再也不能生育，祖母逼著我爹納妾，我爹不答應，祖母絕食，二伯母給娘出了主意，主動抬舉身邊的丫鬟當姨娘，一來可以向祖母證明她並非善妒之人，二來自個兒的丫鬟好掌控。娘不願意爹成為不孝之人，覺得這個主意甚好，便主動向祖母提出抬身邊的丫鬟當姨娘，沒想到此舉惹惱了爹，爹認為娘沒站在他這一邊，還學後院那些女人亂七八糟的手段，一氣之下同意納妾。爹爹一納妾，娘就後悔了，可是又能如何？這是她犯下的錯，她很是自

責，後來病倒，從此再也沒起來。而我爹因為失去娘，後悔不應該跟她嘔氣也跟著病倒了，最後也是一病不起。至於我，夜半時分被娘的冤魂引到湖邊，然後被人推落湖裡淹死了。」

秦姍月終於明白章清蘭為何想冒險謀取二太太的性命，這個夢境若真是章清蘭的真實經歷，他們一家三口可以說是被二太太害死的……雖然沒有證據，但是從二太太給三太太出主意這件事來看，二太太的確是最大嫌疑人，不過，這並不能證明二太太就是害死他們一家三口的兇手，說不定二太太只是遭人利用。

見她不發一語，章清蘭急忙的道：「雖然只是作夢，但是感覺很真實，好像我真的在夢裡走過一回。」

「我不是不相信三姑娘。只是下毒這種事必須計畫周全以免弄巧成拙，三姑娘不但無法除掉敵人，反而將自個兒搭進去，如此一來，妳就更不能改變妳爹娘的命運。」她根本不贊成章清蘭下毒報前世的仇，但是也想不到什麼好主意，再說此事還有未解之處，若真的是二太太，二太太意欲為何？三房又不是接班的長房，如何礙著二房？

「我明白，我正是因此猶豫不決，可是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。」章清蘭喪氣的雙肩垂下。

「這事慢慢來，倒是毒藥，我可以先做出來，不過我得進百草堂一趟。」

「妳要進百草堂偷藥材？」

秦姍月點了點頭，「若從外面買藥材會留下證據，事情成了，我們也逃不了，所以從百草堂偷藥材是最妥當的法子。」

「我聽說四叔很寶貝藥材房，時時刻刻派了藥童把守，我們想從那兒偷藥材有困難。」

「只要妳四叔不在，其他的藥童我都可以應付，正巧，昨日妳四叔出遠門去了。」章清蘭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。

「三姑娘很驚訝我如何知道四爺出遠門嗎？」見章清蘭點點頭，秦姍月當然又逮住機會好好教育她，「雖然妳是三房的人，但也是靖國公府的一分子，偶爾也該跟其他三房往來建立關係，要不，人人皆知之事，三房卻一點消息也沒有，這不是人家不告訴你們，而是你們從不關心。」

「自從作了那個夢之後，我就變得特別謹慎，生怕遭人算計。」雖知秦姍月很有見識，但直到此刻章清蘭才打心底敬佩這個與她同年的姑娘。

「謹慎沒錯，但不必杯弓蛇影，若因此錯過可以互相扶持的好姊妹，這豈不是妳的損失？再說了，妳不與敵人打交道，又如何看出敵人的弱點？妳想知道如何應付敵人，總要先摸清楚敵人的底細。」

章清蘭聞言苦笑，「我真是糊塗。」

「若是三姑娘想知道，我可以跟三姑娘說說章家其他幾位姑娘的事。」秦姍月隨即一一道來，章清蘭再一次見識到她的厲害。

閻子驥喜歡在月下煮茶，煮茶的是閻河，下棋的是他，而對手當然是自己，一手白棋，一手黑棋，偶爾再來一盞茶，其樂無窮。

閻子驥看似專心下棋，完全沒注意到周遭動靜，可是從外頭回來覆命的趙成剛剛停下腳步，他就抬頭看了一眼，「今日還是沒有任何動靜？」

趙成點了點頭，提出懷疑，「豫親王會不會察覺到這是皇上挖的坑？」

「這倒未必，豫親王是老狐狸，即使將謹王藏在燕州，他也不會急急忙忙趕在我後面派人追過去，就怕這次我們又猜錯了，謹王並不是藏在燕州。」他又白白演了一場戲。

還好，這次他正想避開成國公府那些莫名其妙、不知從哪兒蹦出來的表妹，要不，他一定要跟皇上抗議，莫要打探到一點消息就胡亂猜測，若下次有消息指出謹王藏在西北，他豈不是要在百草堂悶上五、六個月？

「還要繼續盯著豫親王府嗎？」

「盯著，待孟閔從燕州傳消息回來，確定那兒連個鬼影子都沒有，再撤。」頓了一下，閻子驥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，「這些天豫親王一直待在府裡沒出去？」

「是，說是豫親王身體微恙，不出門也不見客。」

閻子驥若有所思的挑起眉，「我去燕州找謹王，他卻刻意躲在府裡不出門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一頓，趙成搔了搔頭，「這兩者好像扯不上關係。」

「雖然人人認定謹王失蹤與豫親王有關，可終究沒有證據，而豫親王也恨不得從此事脫身。皇上派我去燕州尋找謹王下落，豫親王不是更應該高調的在眾人面前亮相，證明他不在意謹王是否活著、身在何處嗎？可是，他卻關在自個兒的府裡過日子，這只有一種可能——他有不得不離開，卻又不能在眾人面前亮相的理由。」

略略一想，趙成就明白了，「此事只怕與謹王有關。」

「沒錯，若是豫親王真的不在府裡，謹王很可能在京城。」

這時趙英急匆匆的走過來，「主子，有人闖進桃花林。」

「餓上一日，再將人扔出去。」尋常人只會在桃花林迷路，若是置之不理，可能會餓死在桃花林，閻子驥不介意死人，可是章連誠絕對不喜歡百草堂鬧出人命。趙英頓了一下道：「那位姑娘看起來好像可以通過桃花林。」

「姑娘？」

「是，兩個，一個留在桃花林外面。」

腦海立即閃過某隻膽肥的老鼠，閻子驥饒富興味的唇角一勾，「你如何知道她可以通過桃花林？」

「她不會繞在原地打轉，且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出口。」

「你可看出來其中的玄機？」

趙英搖了搖頭，「錯過一次，絕不會錯過第二次，因此不會一直繞在原地打轉，不過，她一直扶著桃樹前進，我尾隨在後查看桃樹有何異樣，可是看不出來。」

「既然有本事走進來，我就在這兒等著她。」閻子驥擺了擺手，「你們各自回到

自個兒的崗位，閻河待在這兒就可以了。」

趙成和趙英領命一閃身退下，這時，秦婢月正好走出桃花林。

秦婢月回頭對著桃花林比了一個勝利的手勢，笑得很張揚，「小小一個桃花林迷宮就想困住我，哪有這麼容易的事。」她拉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轉身繼續前進，目標當然是藥材房。

與桃花林相望的是一座湖，湖心陸地有一座樓閣，想必是藥材房所在，而連接兩邊陸地的是一座拱橋。

秦婢月滿心歡喜的踏上拱橋，過了拱橋，就見到柳樹下正在與自個兒對弈的閻子驥，一時呆若木雞。

「妳這個丫鬟的膽子可真肥啊！」閻子驥主動開口道。

秦婢月立即跪下，大大的磕了一個頭，「四爺饒命，奴婢實在太想念家鄉的桃花釀，可是整個國公府只有這兒有桃花林，奴婢只好上這兒採桃花。」她沒見過章四爺，只是猜測此人是章連誠。

這個丫鬟反應真快！閻子驥打量了她一眼，生得可真醜，不過容貌在他眼中最不值錢，因為再美的姑娘站在他面前都相形失色，可是腦子裡面的東西就不同了，那才是一個人是否值得費心的地方。他似笑非笑的道：「妳要採桃花不必走到這兒吧。」

「這兒很美，不小心就走過來了，不過我可以立即退回去，絕不打擾四爺。」秦婢月連忙站起身，還來不及採取行動，人家一盆冷水就潑過來了。

「我可有說要饒了妳？」

秦婢月趕緊又跪下，「四爺大人大量，要不，奴婢的桃花釀一半歸四爺？」

「我看不出來這筆交易值得。」

「奴婢的桃花釀絕對教四爺喝了還想再喝，豈會不值得？」

「若是妳的桃花釀沒有這等價值呢？」

「奴婢就告訴四爺，奴婢如何穿過桃花林。」桃花林設計成一座迷宮，擺明是要防止外人闖入這兒，而她相信絕大部分的人都繞在其中出不來，她能夠走出來肯定令他很驚訝，這也是她可以跟他交易的籌碼之一。

閻子驥目光一沉，這個丫鬟不簡單，他還沒問，她就搶先點明此事，甚至藉此跟他做交易。

「四爺以為如何？」

「成交。」

秦婢月忍不住得意的揚起唇角，「四爺，採花至少要好多日。」言下之意，接下來她還要繼續造訪這兒。

這個丫鬟不但不簡單，而且很囂張！「我會派人採花，每日此時送到百草堂外面。」閻子驥擺了擺手，示意她可以走了。

秦婢月從來不是一個輕言放棄的人，「還有，桃花釀要用初開的鮮桃花，沖洗上面的浮塵再晾乾。」

閻子驥看了閻河一眼，閻河立即明白過來的點點頭，表示記下了。

「還有……」

「在我未改變心意之前，妳最好趕緊走人。」

秦婢月很懂得適可而止的道理，可是目的沒達到實在不甘心，她像隻烏龜慢吞吞的站起來轉身走人，不過每走一步，還要回頭看上一眼，依依不捨的望著不遠處的樓閣，明明近在眼前，藥材的香味都聞到了……突然接到某人射過來的厲眼，她立即化成一道幽魂似的飄然離開。

若不是主子臉都綠了，閻河一定會大笑三聲，這個丫鬟太有意思了。主子可是京城第一美男子，尋常姑娘見到主子若不是痴了就是傻了，當然，還有一種可能——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因為主子那雙犀利的眼睛少有人受得了，可是這丫鬟完全無視主子散發出來的魅力。

清了清喉嚨，閻河故作嚴肅的問：「主子就這麼放過她了？」

「我還真好奇她如何穿過桃花林。」這是他今日大發慈悲的原因。

是嗎？閻河可不敢質疑，只是提醒道：「若是她洩漏主子的行蹤呢？」

「她將我當成章四。」

「靖國公府的人應該都知道章四爺去了燕州。」

這會兒閻子驥又來了興致，「她以為我是章四，章四又去了燕州，你認為她會如何反應？」

怔愣了下，閻河搖了搖頭，他如何知道那個丫鬟有何反應？

「我還真好奇她有何反應，派個人盯著她。」

「是。」主人從來沒有對一個姑娘如此好奇……不，他覺得容忍更貼切，總之，主子難道沒察覺到自個兒的態度不對嗎？不過也許是他想太多了，主子是在這兒悶壞了，索性逗老鼠玩玩，並不是對這個丫鬟感興趣，還是一個看了就讓人想轉開頭的醜丫鬟，如何入得了主子的眼？

瞪著擺放在百草堂外面的一筐桃花，秦婢月忍不住咬牙切齒，「這個傢伙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為何總是早我一步？」

「四叔的藥童對妳真好！」章清蘭戲謔的瞅著秦婢月。

若她此刻是天仙美女，四叔的藥童被她迷得神魂顛倒、主動為她採摘桃花，還能理解，偏偏她如今的容貌慘不忍睹，四叔的藥童怎麼還如此討好她？

「我指點他幾句，他獲益匪淺，當然要巴結我啊。再說了，我的桃花釀是極品，我答應送他一半，難道他不應該出點力氣嗎？」雖是迫不得已，但一想到章四爺被她說成了藥童，秦婢月就覺得很爽。對外說去燕州，事實上卻躲在百草堂，這個章四爺肯定在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，她不能說出來，當然只能將他視為藥童，相信他本人也不會有意見。

「妳的桃花釀真的很好喝嗎？」

「三姑娘喝過之後說不定會找我合夥賣酒，不只是桃花釀、還有桂花釀，各式果子酒我都很擅長。」

章清蘭覺得她很不可思議，「妳怎能對自個兒如此有信心？」

秦姍月冷冷的瞥了她一眼，「若連我都不相信自個兒，我還能做什麼？」

章清蘭聞言一怔，是啊，為何她從來沒有想過？

「雖然我不贊成說大話，但是畏手畏腳也不好，三姑娘放心，我的桃花釀絕對是極品。」一想到桃花釀的味道，秦姍月忍不住咂嘴兒。

章清蘭真的覺得秦姍月很稀奇，雖然見識不凡，舉止卻帶著鄉野的氣息，可是不見一絲絲粗鄙，反倒有種恣意張揚的灑脫。

「四叔的藥童也太好收買了，他對妳是不是有什麼圖謀？」

怔愣了下，秦姍月哈哈大笑，然後正經八百道：「四爺的藥童皆不足十歲。」

靖國公府的奴婢最愛八卦的對象就是章四爺了，因為章四爺不只生得極俊還未婚，難免教小姑娘們動了春心，提起章四爺，當然也會提及百草堂的藥童，不過焦點只有一個——為何四爺的藥童皆不滿十歲？

對此，她嚴格懷疑章四爺有戀童癖，要不，幹啥專挑年幼的藥童？

「妳也只有十四歲。」

「三姑娘，我十歲就成了一家之主。」

一頓，章清蘭笑著道：「也是，妳當然看不上四叔的藥童。」

秦姍月抬頭看著百草堂的匾額，立誓道：「等著唄，總有一日你會主動為我打開百草堂的大門。」她隨即拿起裝著桃花的竹筐走人。

章清蘭緊跟著她問：「姍兒，妳不怕嗎？」兩人交心後，她的稱呼也親暱許多。

秦姍月顯然知道她在問什麼，「怕能如何？日子還不是要過下去。」

章清蘭笑了，是啊，日子總要過下去。

「姍兒，遇見妳真好。」這是章清蘭發自內心的感謝。

「三姑娘不是說過嗎？老天爺憐憫良善之人。」

章清蘭點了點頭，不再言語。

兩人離開不到一盞茶，閻子驍就從閻河口中得知百草堂外面主僕對話的內容。

閻子驍唇角一抽，確定的問：「我？四爺的藥童？」

頓了一下，閻河小心翼翼地安慰道：「這位丫鬟至少沒有出賣主子，只說了自己遇到藥童。」早知道送完那筐桃花就閃人，而不是躲在那兒偷聽。不過，若是主子問起那丫鬟的反應，他又答不上來，豈不是他失職了？

閻子驍皮笑肉不笑的挑起眉，「所以，我對她大發慈悲倒也值得，是嗎？」

閻河乾笑了幾聲，「在我看來這是最合宜的解釋，四爺出遠門了，百草堂只剩下藥童，還有獵犬。」閻河默默補上一句，難道主子更想當獵犬嗎？

獵犬會採花嗎？閻子驍冷冽的斜眼一看，閻河立即脖子一縮，恨不得將自個兒縮得不見蹤影。

「她倒是個機靈的，不過她真的是丫鬟嗎？我看她一點丫鬟的樣子也沒有。」身分卑微，還是個醜八怪，她怎能如此自信張揚？

「我去調查？」

嗤之以鼻的哼了一聲，閻子驍高傲的道：「不必了，再聰明機靈也不過是個丫鬟。」

言下之意，難道他還應付不了一個丫鬟嗎？

閻河覺得主子太小看那丫鬟了，可是又不能滅主子的威風，只好提醒道：「那丫鬟發下豪語——主子總有一日會主動為她打開百草堂的大門。」

劍眉一挑，閻子驥陰惻惻的道：「我如此容易受人擺佈嗎？」

「不不不，這種事只會發生在四爺身上，絕對不會發生在主子身上。」閻河趕緊將章連誠推出來當犧牲品。

「這是當然。」閻子驥驕傲的抬起下巴，目光隨即轉為銳利，「記住，不准再放她進來了。」

「……只要主子在，她絕不可能踏進這兒半步。」閻河知道自個兒不應該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但主子遇到她都招架不住了，換成是他，能應付得來嗎？

閻子驥根本沒將她放在眼裡，轉眼將她拋到腦後，「今晚我要夜探豫親王府。」

「主子，這太危險了。」

「不用擔心，我只是瞧一眼，確定豫親王是否真的在府裡，不會動手。」雖然閻子驥更想將整個豫親王府翻過來查一遍，但他「抗旨」沒去燕州絕不能讓言官知道，要不，皇上第一個饒不了他。

閻河張開嘴巴又閉上，是啊，主子也許這次不會動手，但萬一看不出名堂或者沒發現哪兒不對勁，他絕對會三天兩頭再夜探豫親王府。